

T h e N i g h t M a n a g e r

夜间经理

[英]约翰·勒卡雷 著 / 陈 荣 田疆丽 译



世界上最伟大的间谍小说大师
《出版人周刊》最佳图书奖

珠海出版社

The Night Manager

夜间经理

[英]约翰·勒卡雷 著

陈 荣 田疆丽 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间经理/ (英) 勒卡雷著; 陈 荣 田疆丽 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6

书名原文: The Night Manager

ISBN 7 - 80689 - 437 - 3

I. 夜… II. ①勒…②陈…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4252 号

夜间经理

©约翰·勒卡雷 著

陈 荣 田疆丽 译

终 审: 罗立群

策 划: 潘自强

责任编辑: 李一安 姜 蓓

封面设计: 吕唯唯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 - 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 - 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 zhcb. net

E - mail: zhcb@zhcb. net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6 字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689 - 437 - 3/I · 602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991年1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乔纳森·派恩离开了他在前台后面的办公室，他是苏黎世梅斯特宫大酒店的夜间经理，受到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感觉的驱使，在大厅坐下，准备迎接迟到的贵宾。海湾战争刚刚打响。一天下来，有关联军轰炸战事的消息在职员中不胫而走，导致了苏黎世证券交易所的震荡。酒店1月份的订房率通常都较低，现在滑到了历史新低。这是瑞士在漫长的历史中再次被围困。

但是，梅斯特宫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它是所有苏黎世的出租车司机和常客们的至爱，有史以来一直独享殊荣，犹如一位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美妇孤然矗立于山顶，俯视着尘世浮华喧闹的都市生活。俗世的变化越大，她却越是出淤泥而不染，毫不妥协，好似一所坚不可摧的文明城堡傲然于这个日渐堕落的尘世。

乔纳森身处有利地势，在宾馆两个雅致的陈列橱之间的凹陷处，这两个陈列橱都陈列着女士服装。其中一个陈列橱中的女人体模型身上仅穿着比基尼泳装，戴了一副珊瑚耳环。苏黎世的巴恩霍夫史崔西名店一直为她供应披肩，具体价格可向门房询问。如今，与西方世界其他城市一样，在苏黎世反对使用动物毛皮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是梅斯特宫对此却置若罔闻。另一个陈列橱陈列着恺撒牌的服饰——像巴恩霍夫史崔西名店服饰一样——更着眼于迎合阿拉伯人的口味，陈列有刺绣精美的长袍、镶有人造钻石的穆斯林头巾及镶满了珠宝的手表，单价为每块6万法郎。两侧有如此奢华的陈列橱，借助这种有利地势，乔纳森得以目光犀利地监视着旋转门。

乔纳森干练却又有些略显迟疑，总是面带自我保护般的微笑。他甚至恪守自己是英国人身份的秘密，乔纳森灵活敏捷，正

当年富力强之时。如果你是位水手，你肯定会在人群中发现他是你的同行，因为他身手敏捷，步伐矫健。乔纳森头发卷曲干净，脸上长着一对浓浓的剑眉，但浓眉下一双迷惘忧郁的眼睛会让你尤感意外，因为这样的眼神确与你期望看到的那种更为坚定，更有挑战性的眼神大相径庭。

然而，正是这种斗士般的体格中温和的一面让他更具魅力。在你逗留宾馆期间，你绝不会把他和别人弄混：不会把他和头发总是抹得油光锃亮的前厅经理斯璀普里先生弄混，也不会把他和梅斯特先生的任何一位德国上流社会的青年弄混，这些人往往在宾馆内昂首阔步，好像众神赶路似的。作为大酒店经营者，乔纳森可说是无可挑剔。你不会怀疑他父母的身份，怀疑他是否听音乐，猜想他是否已有妻室，是否养有宠物。乔纳森注视着那扇门，目光如神射手般犀利。晚上他通常都带着一束康乃馨。

大雪纷飞，寒意袭人。大片的雪花卷起一层层白浪，如暴风雨中的大浪般涌入灯火辉煌的前院。侍者们也企盼着大人物的到来，开始纷纷涌向暴风雪中。偌珀不可能赶来的，乔纳森心想。即便他们允许飞机起飞，但这样恶劣的天气飞机也不可能降落。卡斯帕先生失算了。

但是身为门房，卡斯帕先生一生中从未失算过。当他通过内部广播宣布贵宾“即刻到达”时，即便是生性最为乐观的人也难以想像客人的飞机转向了。再者，除非有挥金如土的贵宾会光临驾到，否则卡斯帕先生怎么会在此刻主持事务？罗芮太太曾告诉过乔纳森，曾经有段时期卡斯帕先生会为了2个法郎甘愿伤残，为了5个法郎而甘愿丧命。但过去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只有最具诱惑的肥差才能把卡斯帕先生从晚上看电视的嗜好中引诱出来。

偌珀先生，恐怕宾馆客满了。乔纳森暗自排练着他的最后一招，竭力防止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梅斯特先生实在分不开身，

是一个临时工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是，我们还是设法在苏黎世历史最悠久的伯奥拉克酒店为您安排好了下榻房间，如此等等。但此类异想天开的谎言也只能胎死腹中。即便在欧洲最大的宾馆也不敢夸口今晚有超过50位客人入住。全球的巨富们都聚在此地，只有一位例外，那就是巴哈马拿骚市^①的商人理查德·安斯露·偕珀。

乔纳森紧握双手，眉头不由一皱，好像在为将至的拼斗做准备。一辆奔驰驶入了前院，车前灯的两束强光穿透飘零的雪花。乔纳森看到卡斯帕先生高昂着头，树枝形装饰灯的灯光照在他那抹满了发油的头发上，闪闪发光。他的车停在了前院的后方，这只是一辆出租车，外加一位普普通通的出租车司机，就再也别无他人了。卡斯帕先生继续查看股市的收盘价格，头发在灯光下愈显得熠熠生辉。乔纳森松了口气，装出一副认出熟人的样子。这个假发，这个传为佳话的假发是卡斯帕先生14万法郎的桂冠，是瑞士每位古典式门房的骄傲。罗芮太太称其为：卡斯帕先生的假发传奇：这个假发的主人敢于奋起反叛腰缠百万的君主阿琪蒂夫人的故事。

也许为了在精力分散时集中注意力，或许因为他发现这个传奇与他的困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乔纳森在心里又一字不差地讲述了一遍这个传奇，就像女管家罗芮太太在她的阁楼里为他做干酪时第一次向他讲述这个传奇一样。罗芮太太75岁了，生于汉堡市。她曾是梅斯特先生的奶妈，有传言说，她还是梅斯特先生父亲的情妇。罗芮太太是这个假发传奇的见证人兼记录者。

“小乔纳森先生，阿琪蒂夫人是欧洲当时最富有的女人，”罗芮太太说道，好像她也曾和乔纳森的父亲有染似的，“每家大酒店都争夺这位客人，但是，直到卡斯帕表明他的立场之前，梅斯

① 拿骚，巴哈马首都。

特的大酒店一直是她的最爱。自那以后，她也还是会光顾，但仅仅是匆匆过客而已。”

阿琪蒂夫人继承了阿琪蒂超市，罗芮太太解释说。阿琪蒂夫人光靠利息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她希望在五十几岁时开着自己的英式敞篷跑车，而她的侍者们及衣橱都在有篷货车上紧随其后，游遍欧洲各大酒店，无论是汉堡的四季大酒店，威尼斯的奇普里亚尼饭店，还是意大利科摩湖畔别墅的门房和领班，她都认识。她为他们开列食谱，草药疗法的处方，让他们熟悉自己的星座占卜。倘若他们表现有佳，她会给他们出人意料的大笔小费。

罗芮太太说，卡斯帕先生得到许多好处。每年阿琪蒂夫人来玩，卡斯帕先生都能得到高达2万瑞士法郎，还不包括请人给他做骗人的增发疗程，赠送他魔石让他放在枕头下治疗坐骨神经痛，每逢圣诞节和圣徒节^①，还送他半公斤的大白鳕鱼子酱，而卡斯帕先生会谨慎地将它交与市里一家著名的食品店，兑换成现金。所有这一切都因为卡斯帕先生能为阿琪蒂夫人预定戏票及餐位，当然，卡斯帕先生也从中按惯例赚到了佣金，也因为卡斯帕先生虔诚地突出显现出阿琪蒂夫人在侍者中至高无上的女主人地位，以及他为此表现出的无限敬意。

直到卡斯帕先生买了假发的那一天。

据罗芮太太称，卡斯帕先生并非一时冲动买下了假发。多亏了梅斯特的客户在石油公司，卡斯帕先生先在得克萨斯州购置了地产。这个投资大赚了一笔。直到这时他才决定像女主人一样，他也有权略微掩盖一下自己的年迈了。反复思量斟酌数月后，终于选定了目标——一个假发套，它堪称艺术仿制品的奇迹。卡斯帕先生在去米克诺斯岛度假时尝试戴了假发，9月的某个星期一

① 圣徒节圣徒纪念日，一般为圣徒的忌日。

上午，他再次出现在办公桌后，皮肤晒得黝黑，如果你不看他头顶的话，你会认为他至少年轻了15岁。

其实没人看他的头顶，罗芮太太说，要不然就是即使他们看了的话，也从来不会说。令人称奇的是，根本没人提到他的假发。罗芮太太没有提过，那时的钢琴师安德烈，餐厅领班贝瑞的前任勃兰特，甚至就连一直对员工的外表关注倍加、吹毛求疵的老梅斯特先生都没有说起他的假发。整个大酒店看似无声地共同沉醉于卡斯帕先生重返青春、容光焕发之中。罗芮太太也大胆地穿上了比较紧身的夏装及一双绣有叶子图案的长筒袜。一切都进展顺利，大家都皆大欢喜，直到阿琪蒂夫人按惯例来这儿要呆上一个月的那天晚上。和以往一样，所有的员工都列队在大厅迎接阿琪蒂夫人：罗芮太太、餐厅领班勃兰特、安德烈和老梅斯特先生，而且梅斯特先生还要亲自领阿琪蒂夫人到她的高塔豪华套房。

卡斯帕先生正戴着假发伏案工作。

起初，阿琪蒂夫人并没特别留意她最宠爱的职员的外表变化，她经过卡斯帕先生身边时，向他微笑了一下，好比进了第一个球时，对每个人报以的灿烂微笑，她让梅斯特先生吻她的双颊，而只让勃兰特吻她的一边面颊。阿琪蒂夫人朝着罗芮太太微笑着，稳重地抱了抱钢琴师安德烈瘦小的双肩，安德烈便讨好地咕哝了声“夫人”，之后，她才走向卡斯帕先生。

“卡斯帕，你头上戴了什么？”

“头发，夫人。”

“谁的头发，卡斯帕？”

“我的。”卡斯帕先生义正严辞地答道。

“摘下来，”阿琪蒂夫人命令道，“否则的话，你从我这儿别再想得到一分钱。”

“我不能摘下来，夫人。头发是我人格的一部分，是不可分

割的整体。”

“卡斯帕，那你就把它分解下来，这比较复杂，现在就算了，但明天上午必须做到，否则，你就一无所有了。你给我定了哪场戏？”

“《奥赛罗》，夫人。”

“我明早再来看你。谁演奥赛罗？”

“雷萨，夫人，当今最伟大的摩尔人。”

“那我们就等着看他的表演吧。”

第二天早上8点钟，卡斯帕先生来上班了，脖子上挂着一串亮闪闪的钥匙，那架势好像他翻领下挂的是战役勋章一样。他头上还傲然戴着叛逆的标志。按罗芮太太的说法，大酒店的客人就像闻名遐迩的弗赖堡^①鹅一样，即使他们不知原委，但也感觉到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对抗。像以往一样，中午阿琪蒂夫人从高塔豪华套房出来，由她的仰慕者，来自格拉茨^②的前程无量的年轻理发师搀扶着下了楼。

“今天上午卡斯帕先生在哪儿？”她大致朝着卡斯帕先生的方向问了句。

“他还是在办公桌后，一如既往地为您效劳，夫人，”卡斯帕先生答道，声音洪亮，回响于自由之厅的各个角落，“他准备好了摩尔人演出的戏票。”

“我没看到卡斯帕先生啊，”阿琪蒂夫人向陪同说，“我只看到了头发，今后没有他的日子我们会想念他的。”

“卡斯帕先生就此完蛋了，”罗芮太太喜欢以此作结，“从那女人迈进大酒店的那一刻起，卡斯帕先生就在劫难逃。”

今晚要轮到我要完蛋了，乔纳森心想，一边恭候着世上最难对

① 弗赖堡，德语自由堡的意思。

② 格拉茨，奥地利东南部城市。

付最恶劣的男人。

乔纳森担心他的那双手，和往常一样，这双手完美无瑕，自从在军校总被检查手指甲起，他的那双手就如此了。起初，乔纳森手指弯曲垂在长裤两侧绣有花边的裤缝旁，保持着阅兵场上士兵的站姿。而现在，乔纳森竟然不知不觉已将双手背在了身后，两手还紧握着手绢，令他不安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掌心不断渗汗。

乔纳森用笑容掩饰着担心，照了照两侧的镜子，查看了一下脸上表情有何不妥。多年来全仰仗这种既和蔼可亲又分寸得当的微笑，乔纳森才得以在这一行出人头地，因为根据经验，客人们，尤其是那些很富有的客人，在疲劳的旅程之后，他们的脾气会有些暴躁，最讨厌到酒店时还要看到夜间经理朝他们黑猩猩般露齿大笑。

乔纳森脸上依然挂着他摸索出来的这种微笑，即便极度的不快也赶不跑它。每当有贵客光临，乔纳森总是自己系领带，他的领带也很大方得体。尽管他的头发无法与卡斯帕先生的相媲美，但终究这还是他自己的头发，而且通常他的头发都梳理得光滑整齐。

现在的偌珀不可与昔日同日而语，乔纳森心里不断告诫自己。整件事完全出于误会，一切与她毫无关系。与之相关的是住在拿骚市的两位商人。从今天下午5点半，乔纳森到岗上班，漫不经心地拿起斯璀普里先生电脑打印出的今晚要到的客人名单，无意间却看见大写的偌珀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名单上，从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忙进忙出。

偌珀·理·安一行16人，乘私人喷气式飞机，预期于21:30到达，在这个名字之后，斯璀普里先生还特意加注强调：“极其重要的要人！”乔纳森从电脑中提出公共关系文件夹：偌珀·理·安，和他之后的OBG，这是保镖部的代码。O代表官方的，也就是说

经瑞士联邦许可可随身携带武器。侏珀，OBG，营业处为拿骚市矿石及稀有金属公司金属之国地址为拿骚市的一个信箱号，某要人所经营的苏黎世银行为其作担保。世界上有多少姓以R为首字母开头，而且开的公司也叫做金属之国的侏珀呢？上帝制造了多少巧合呢？

“侏珀·理·安在家时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乔纳森假装忙于其他事情，仿佛漫不经心地用德语问斯瑞普里先生。

“像你一样，他是位英国人。”

斯瑞普里令人难以忍受的习惯是用英语回答问题，尽管乔纳森的德语要好些。

“其实根本不像我。居住在拿骚市，做稀有金属生意，在瑞士开银行，为什么说和我相似？”他们俩独处了好几个月，俩人的争吵也变得像两口子般琐碎。

“其实，侏珀先生是位很重要的贵客，”大雪纷纷，斯瑞普里扣好了皮大衣，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据我们私营部门称，他是我们第五大消费客户，是所有英国客人中的首要人物。上次他们一行至此时，他日均消费加上服务费达21700瑞士法郎。”

乔纳森听到斯瑞普里先生的摩托车沉闷的轰轰启动声，尽管大雪纷纷，斯瑞普里还是下山逛到他母亲那里。乔纳森在办公桌旁坐了会儿，双手抱住头，好像在等待这一场空袭。放松点，他告诫自己，侏珀从容不迫，你也能做到。于是他又坐直身，从容不迫地看起桌上的信件。斯图加特市^①的一位仿制品制造商拒收圣诞节消费的账单。乔纳森草拟了尖酸的回复让梅斯特先生签名。尼日利亚一家公共关系公司来函询问会议设施。乔纳森回函表示歉意，称已经客满。

一位叫斯比拉的漂亮法国女孩曾和她母亲住过酒店，现再次

① 斯图加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南部城市，巴登符腾堡州首府。

投诉乔纳森对她的态度：“你带我去航海，我们在山间漫步，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你就真的像英国人那般保守，我们难道只能做朋友吗？你看我时，我看到你脸上不快的神情，我那么令你讨厌吗？”

乔纳森想活动活动，于是他起身向宾馆北翼的建房工地走去，梅斯特先生正用老松树为建材搭建一间烤肉馆。没人知道为什么梅斯特先生想要建烤肉馆，没人能回忆起他何时动工的。编好号的面板一排排地堆在没有粉刷的墙边。乔纳森猛然闻到了麝香味，回忆起了在开罗的娜菲蒂蒂女王大酒店的那天晚上，索菲走进他办公室时，她头发所散发出的香草的芬芳。

梅斯特先生的这个工程不该为此承担责任。自从下午5点半看到偕珀的名字起，乔纳森的思绪就已经飞回了开罗。

乔纳森常常瞥见她：一位40岁略显倦怠的黑发美女，纤纤细腰，优雅高贵，清高淡雅，令人难以接近，乔纳森从未和她说过话。乔纳森突然看到她向娜菲蒂蒂精品时装店走去，要不就是在那位健壮的司机引领下走向一辆栗色的劳斯莱斯牌汽车。当她走过大厅时，那位司机加快了步伐，像保镖般紧随其后。她在亭阁餐馆拿了杯冰镇薄荷汁，把墨镜像推驾车护目镜般推到了头上，一手拿起了法文报纸看了起来。司机坐在旁边的桌子喝苏打水。酒店职员都称她为索菲夫人，索菲夫人属于弗雷迪·汉密顿，弗雷迪是汉密顿家族的3位讨人嫌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这3兄弟拥有开罗的大半，包括娜菲蒂蒂女王大酒店。弗雷迪闻名遐迩的成就是25岁时玩纸牌赌博，在10分钟内输光了50万美元。

“你是派恩先生吧，”她坐在乔纳森办公桌对面的扶手椅上，用带有法国风情的嗓音问道，同时歪着头打量着乔纳森，“英格兰之花。”

那是在凌晨3点，她身着丝质女衫裤套装，颈部戴着透明浅

黄褐色的护身符。我可能会被迷昏头的，乔纳森决定谨慎行事。

“谢谢你，”乔纳森潇洒地说，“很久没人这样对我说了。要我帮忙吗？”

他小心翼翼地使劲嗅着她周围的空气，所能闻到的只是她头发的芬芳。奇怪的是，她满头黑亮的头发闻上去却是金发的气味：香草的芬芳，温馨宜人。

“我是3号房的索菲夫人，”她接着说，好像在提醒自己，“我常见到你，派恩先生，经常见到，你有双忠实坚定的眼睛。”

她手上的戒指都属古玩，黄金上镶嵌着层层钻石。

“我也见过您。”乔纳森立刻面带微笑答道。

“你也航海，”她说，好像责怪乔纳森扯开话题。“也”字用在这儿是个谜，但她并没有解释，“我的保护者上个星期天带我去了开罗游艇俱乐部。我们在喝香槟鸡尾酒时，你的船正好到了。弗雷迪认出了你，向你挥手，但你那会儿像海员般忙碌，没空理我们。”

“我想我们是害怕撞上防波堤吧，”乔纳森说道，回忆起那天在俱乐部阳台上一帮畅饮着香槟大声喧哗的埃及富翁。

“那是艘插有英国国旗的蓝色的船。是你的船吗？它看上去真有王室气派。”

“噢，那可不是我的。是国务大臣的船。”

“你是说你 and 牧师一起航海吗？”

“我的意思是我和英国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航海。”

“他看上去很年轻。你们俩看上去都很年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知怎的，我原以为夜间工作的人不健康。你啥时睡觉呢？”

“那天是我周末休息。”乔纳森机敏地回答道，因为他觉得不便于在他们刚开始交往时就讨论他的睡觉习惯。

“你总是周末休息时航海吗？”

“如果有人邀请的话。”

“你周末休息时还常做些什么呢？”

“打打网球，跑跑步，思考一下我不朽的灵魂。”

“它是不朽的吗？”

“我希望如此。”

“你相信吗？”

“心情高兴时相信。”

“如果心情不好，你就对此怀疑。难怪上帝是如此变幻无常。如果我们这么不忠实虔诚，为什么上帝就该一如既往呢？”

她反唇相讥道，对着她那双金色凉鞋皱着眉，好像那双鞋也行为不轨了似的。乔纳森不知道她究竟是否头脑清醒，还是由于只是和周围的世界保持格格不入。或许她也吸食一点弗雷迪的毒品，乔纳森暗自思量：因为有谣言说汉密顿一家向黎巴嫩人做大麻毒品生意。

“你骑马吗？”索菲夫人问道。

“恐怕不会。”

“弗雷迪有不少马。”

“我也听说了。”

“阿拉伯种的。高贵的阿拉伯马。饲养阿拉伯马的人是世界上的精英分子，你知道这种说法吗？”

“我曾听说过。”

索菲夫人停下来陷入了沉思。乔纳森利用这个机会问道：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索菲夫人？”

“这位国务大臣，这位……先生。”

“奥吉尔维。”

“……奥吉尔维爵士，这是全称吗？”

“称先生就行了。”

“他是你的朋友吗？”

“一起航海的朋友。”

“你们曾同校念书吗？”

“没有。我没在那种学校念过书。”

“你们是属于同种社会阶层的人吗，或诸如此类的说法？你也许不饲养阿拉伯马，但你们俩都——噢，天哪，该怎么说呢，——都是绅士？”

“我和奥吉尔维先生常结伴航海。”乔纳森面带淡淡的微笑答道。

“弗雷迪也有一艘游艇，流动妓院。是这样叫的吗？”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是。”

索菲夫人又停顿了一下，她伸出如丝缎般光滑的手臂，研究起手镯的内侧。“派恩先生，请给我来杯咖啡好吗？埃及咖啡，一会儿我要请你帮个忙。”

夜间侍者马赫冒德端来一个铜壶，小心翼翼地冲上两杯咖啡。乔纳森记得，索菲夫人在跟了弗雷迪之前，属于一位富有的美国人，在此前她属于一位拥有沿尼罗河大量产业的亚历山大港希腊人。弗雷迪对她展开了强烈的追求攻势，常在出人意料之时，以束束兰花向索菲狂轰滥炸，在她公寓外安营扎寨，睡在他的法拉利轿车里。那些热衷于花边新闻的撰稿人尽其所能撰写文章，那位美国人最终离开了那座城市。

她试图点燃香烟，但她的手在颤抖。乔纳森为她点燃了香烟。索菲夫人闭上了双眼，猛吸了口香烟，颈部显现出岁月留下的痕迹。弗雷迪·汉密顿至少25岁，乔纳森思量着，把打火机放到了桌上。

“派恩先生，我也是英国人，”她说道，仿佛这是他们共同的可悲之处，“我年轻时，毫无约束，为了护照我嫁了你们的一个英国人。但他却深爱着我，他是位规矩正直的老实人。世上最好

的就是好的英国绅士，最糟的是坏的英国人。我已经观察过你了，觉得你是个好的英国绅士。派恩先生，你认识理查德·偌珀吗？”

“恐怕不认识。”

“你可得认识他。他很有名。他是位50岁的美男子。像弗雷迪一样，他也养马。他们曾讨论过一起开种马场。理查德·安斯露·偌珀先生是你们中一位闻名遐迩的跨国企业家，说说吧。”

“抱歉，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迪克·偌珀在开罗做的生意很大。和你一样，他也是英国人，有魅力、富有、能言善辩。对我们单纯的阿拉伯人来说，他可谓是巧舌如簧。他拥有一艘豪华游艇，是弗雷迪的游艇的两倍大。你既然也是位水手，怎么会不知道他？你当然认识他，我能看出来你是假装不认识。”

“也许是因为如果他有豪华巨型游艇，他就不必住大酒店了吧。我不常看报，跟不上趟了，很抱歉。”

但是索菲夫人并不感到遗憾，相反，她放心了。脸上的疑虑已散去，宽慰写在了她脸上，她决然地伸手去拿她的手提包。

“我想请你给我拷贝些私人文件。”

“好的，索菲夫人，现今，我们的确有经理主管人员服务处，穿过大厅就到了，”乔纳森说道，“夜间通常由阿荷马迪先生负责。”他准备拿起电话，但索菲夫人叫住了他。

“这是些绝密文件，派恩先生。”

“我担保阿荷马迪先生肯定靠得住。”

“谢谢你，我更希望我们能用自己的设备。”她反驳道，瞟了一眼角落里手推车上的复印机。乔纳森明白就像她早已注意到自己一样，当她穿过大厅时也早就注意到了这台复印机。索菲夫人从手提包里抽出一卷捆好、没折叠过的白色的纸，她伸开手指一弹，这卷纸就从桌上滑向乔纳森。

“索菲夫人，很抱歉，这仅是台很小的复印机，”乔纳森站起身，提醒道，“只能人工送纸操作。要我给你演示一下，然后您自己复印吗？”

“请帮忙和我一起复印吧。”她略显紧张地说。

“但这些文件是绝密的——”

“只得请你帮帮忙了，我对这些设备一窍不通，实在没办法。”她从烟灰缸上拿起香烟，猛吸了起来，睁大了双眼，看似对自己的举动很吃惊，“那就你来复印吧。”她命令道。

于是他照做了。

乔纳森打开复印机，把那些文件一页页塞入——一共18页——每页复印出来就一目十行地瞥上几眼。他做得非常自然，没有露出任何蛛丝马迹。他本来就是位明察秋毫、一目十行的人。

从拿骚市矿石及稀有金属公司金属之国，到汉密顿阿拉伯大酒店和开罗贸易公司，上面的日期为8月12日。汉密顿阿拉伯大酒店到金属之国公司，资金流出，由个人信用担保。

又是金属之国公司到汉密顿阿拉伯，涉及我们存货单上的14到17种商品，在阿拉伯地区终端用户由汉密顿负责，还附带写有，让我们一起在游艇上共享晚餐吧。

金属之国公司的来信上的签名像衬衫口袋上印制的字母组合般都挤在一块了，而阿拉伯那份根本就没签名，但在空白处有汉密顿名字的大写字母。

接着乔纳森瞥见了那份存货单，立刻为之一震，觉得热血上涌，大为吃惊：这是张普通的纸，无签名、无出处，标题为“存货自1990年10月1日起有售”。这是让乔纳森过去夜不能寐的魔鬼的用语。

“你肯定只复印一份就够了吗？”他坦然自若地问道，尽管表面轻松镇静，然而内心却翻江倒海。